

徐慶譽著

現代政治思想

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

世界學會政  
治叢書之一

# 現代政治思想

六三二付印  
六三三出版

〔全一册定價四角五分郵費七分〕

徐慶譽著

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

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

上海祐靈路餘慶里一弄

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

版權不  
所翻許  
有印

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

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

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一二四一五

分售處

各埠 中華書局  
武昌 太平洋書店  
天津 太平洋書店  
長沙 長沙圖書局  
各埠 各大書坊

# 序

這三四年當中，常盤踞在我腦海中的觀念，即是想寫成一部比較有系統的政治哲學。十六年上半年主編知難的時候，曾經着手弄過，繼續在知難發表了幾章關於古代的政治哲學，後因四處奔走，心境不甯，就半途而廢。去年春季到南昌講演，以『現代政治思想』爲總題做一週講完。當時的講稿只有一個大綱，講演時由張以藩同志記錄，回上海以後，又從新整理一番，除第四講外，其餘各篇都在知難發表了。

這五篇講稿僅四萬言，雖自嫌其簡略，但對於現代各政論家的各種主張都介紹了一個大意，並且加了一些自信爲公正的批評，對於學

術饑荒的中國，及求知如渴的青年，或者有少許貢獻。讀者可把這五篇講詞當做研究現代政治思想的一個小引，這個小引，是經我再三考慮以後才發表的；所以我敢負完全的責任，并深信不會引起讀者的誤解與懷疑。

徐慶譽序於考試院十八年八月二十日

# 目次

第一講	現代科學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·····	一
第二講	現代哲學與政治思想·····	二三
第三講	民治主義·····	四九
第四講	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	七四
第五講	未來的政治·····	一二五

# 現代政治思想

徐慶譽著

## 第一講 現代科學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

講演本題的旨趣。這套講演的總題，是由前兩天校長會議決定的。原先我自己擬定了兩個總題，一是「人生問題的答案」，一是「現代政治思想」。貴處教育界當局以爲「現代政治思想」一題，爲南昌的學生，較爲相宜，所以決定以此爲系統講演的總題。我希望在這一星期內可做五次講完，五次的題目爲：

- 一 現代科學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，
- 二 現代哲學與政治思想，
- 三 民治主義，
- 四 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，
- 五 未來的政治。

以上這個題目範圍很廣，想用十個鐘頭把牠講完，當然辦不到。可惜我在南昌的日期有限，無論如何，要在這六天之內結束，恐怕我只能提出一個大綱做諸位研究的材料，有許多忽畧的地方，望大家原諒。

在這革命時代，我們居然在此地可以講學，這是何等大的幸福！在政局極不安定的時候，我們還能平心靜氣地研究學問，這種鎮靜的態

度，也許是中國民族性的特點。談到這裏，我又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化根基的深遠了。目前擺在我們前面的大問題，就是一個「思想的問題」或「知的問題」。全世界的人們可分爲三種，一種是「無思想」或「無知」的人；第二種是「有些思想而不正確」或「知而欠真切」的人；第三種是「思想正確」或「真知」的人。所謂人類「文化史」不就是一部「思想史」嗎？文化不是思想所結的果實嗎？可見一個民族思想的正確與否與整個文化的興衰有因果的關係。要復興中國的文化，首先當整理中國人的思想，這是誰也應該肯定的，因爲斷沒有一國人民的思想不入正軌而政治可入正軌的。我近兩年來，更加覺得中國人的思想矛盾太多，一班男女青年，時時爲日新月異的主義所鼓蕩，多數

人好像一羣黃昏時迷路的羔羊，東走西顧，莫知所歸，因眼見國中思想紊亂的不堪，深恐影響於未來的文化，及目前的革命，所以我主張提倡講學以講學爲整理青年思想的工具，又以整理思想爲刷新政治的方略，我個人很有這種奢望，可惜學識膚淺，不足以擔負這偉大的責任。

今天要講的，是現代科學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。此處所謂現代科學，是指社會科學，尤其是社會學，與社會心理學等，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更大！先從社會學講起。

社會學與政治思想

社會學與政治學不能分家，因爲兩者都是

以社會組織或社會起源爲研究的對象。不但可以把社會學看做政治

學的一章，也可以把政治學看做社會學的諸論。離了社會，便無政治可言；離了政治，也不成其為社會。社會與政治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自然一班社會學者，對於政治思想，不能不有所貢獻。比方政治組織的起源問題，政體與國體問題，以及國際問題，有許多新的解釋，多半是從社會學得來的。

### 一 政治組織的起源

社會學者對於此問題的意見，極不一致，費格森 Adam Ferguson 與休謨 Hume 兩人以為政治組織，係戰爭的產物。在政治未形成以前，人類彼此互相戕殺，後來為保障人羣的安全計，不得不有一種較和平的組織，以代替戰爭，故政治之發生，實發生於戰爭之後。但洛維考

Novicow 以爲國家是起於商業與財產的保障，彷彿在國家未成立以前，商業與財產都沒有保障，爲求商業與財產的安全計，不得不組織國家，一旦有了國家就不能不有政治。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以爲政治組織是起於人羣的『合作』 Cooperation 政治是社會的，不是個人的；若沒有合作的精神，便不能發生何種政治的組織。合作說與盧梭 Rousseau 的契約說頗相似，契約的成立，以同意爲基礎，同意又不能不以合作爲起點，如不合作，當然不會同意，既不同意，又如何能成立契約？可見克氏的主張與盧梭的主張有偶同之處。

## 二 政治的演進

政治也正和社會一樣，是逐漸演進的。若知道社會演進的歷程，即

不難知道政治演進的歷程。斯賓塞 Spencer 把社會進化的歷程分做三個；一是「軍事時代」，二是「工業時代」，三是「倫理時代」。他這分類不如吉丁斯 Holdings 的妥善，吉丁斯把社會進化分爲四個時代；一爲「動物發生時代」 Zoogenic Stage，二爲「人類發生時代」 Antropogenic Stage，三爲「種族發生時代」 Ethnogenic Stage，四爲「人民發生時代」 Demogenic Stage。社會既繼續不斷地進化，政治也應當繼續不斷地進化。由神權進而爲君權，由君權再進而爲民權，這是政治進化的明證。民權的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，據瓦德 Lester F. Ward說：民權也至少有二種變化的階級，最初爲「放任政治」 Physocracy。次爲「財閥政治」 Plutocracy。末爲「社會政治」

Sociocracy 在『放任政治』之下沒有紀律，一切行動都是以 *Laissez Faire* 爲原理。在『財閥政治』之下，所謂社會的福利，不過是少數資本家的福利，多數平民的利益，仍然沒有保障。『社會政治』才是未來的理想政治，也可以說社會政治，是民治的最高級，因爲在社會政治之下，社會全民的福利，有切實的保障。到此時，政治不再是少數人政治階級的專利品，乃是實現全社會利益的工具。瓦德的見解比孔德 Comte 較高一籌，孔德只把政治分爲兩種，一爲『神治』Theocracy 一爲『羣治』Sociocracy（即社會政治）。他德 Tarde 的分類尤爲特別。他以爲政治不外兩種：一是基於『慾望』的，一是基於『理想』的。前者爲 *Telocrecy* 後者爲 *Ideocracy* 【見他著的 *Les Trams Formations du Pouvoir*】

### 三 國際問題

現代交通日益便利，國際關係也因此更加繁密。廿世紀國際的紛糾，和已往比較，不但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。自產業革命以來，繼地主而起的資本家，往往與本國野心家打成一片，向外尋找殖民地，以擴充自己的市場。第一步實行武力侵略，第二步就是政治侵略，第三步即繼之以經濟侵畧。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，即是帝國主義的橫行。各弱小民族因不甘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乃起圖自決，於是革命的聲浪，高唱入雲。這時候國際問題，當中最惹人注目的，一個問題，即為『帝國主義』。在這個當兒，自由思想家和社會學家，自然不能不各抒己見，以暢論帝國主義的得失。社會學者分擁護與反對帝國主義兩派，擁護派以龔布羅維 G. F.

implowicz 及吉丁斯 Giddings 兩人爲最著反對派以桑勒爾 Sumner 及浩白好斯 Hobhouse 兩人爲最著。白種人宰割有色人種在白種人看來，不但不是侵凌有色人種，乃是扶助他們。白種人自信自己的文化高於一切，有色人種如黃種黑種，都是退化的民族；管理或干涉這些有色人種的政治，乃是『白種人的負擔』 White men's burden。換言之，即是『白種人的義務』 White men's obligation。比方英國人滅了印度，統制了印度，不但肯承認是一個侵畧者，還說是英國人所應擔負的義務。把征服和侵畧看爲義務，那末，強盜劫財，也是強盜的義務了。社會學者贊成帝國主義的理由，當然不是這樣簡單，他們覺得強者支配弱者，是天演的公例。一個慣於運用政治的民族，去管理或統

御那些無政治組織或政治落後的民族，是很公道而應該的一樁事，一個愚蠢的人，不應該聽一個聰明人的指導嗎？個人間的關係，與民族或國家間的關係，都是一樣。劣者總當受優者的指揮，正如士卒應受長官的節制。這樣看來，英國人管理了印度，法國人統制了安南，和日本人宰割了朝鮮，有甚麼希奇？適者生存，弱者淘汰，不是自然界很普通的現象嗎？尼采所謂『強者的道德』，即是以此為出發點。不錯，強者與優者，確有資格指導或扶助弱者與劣者，不過侵略是不是扶助？瓜分是不是指導？滅了別人的國家，還說是應盡的義務，這不是哄騙自己的鬼話嗎？帝國主義是應該打倒的，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，資本主義又是出於人類的私心與貪慾。要打倒帝國主義，便不能不打倒資本主

義，要打倒資本主義，又不能不洗滌人類的私心與貪慾。因此立刻由政治問題轉到道德上的人性問題來了。若「人性」是可以改造的，人類的私心與貪慾，都不難洗滌。若「人性」無法改造，私心與貪慾將永無打破之可能，而基於私心貪慾的資本制度，也終不足以言打倒。這樣看來，所謂帝國主義豈不將與宇宙同悠久嗎？

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，人性也與其他事物一般，可以逐漸改善。杜威 Dewey 在他的人性與行爲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一書中積極證明人性有隨環境及文化演進的可能。哈維 Harvey 駱賓森 Robinson 和伯拿德 Bernard 諸人都附和杜威的主張。本來人性可視爲環境及文化的產物，從牠受環境的支配一方面講，可說人性